

美滿的婚姻 幸福的家庭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新華書店
PD

目 錄

幸福的魯山縣人民·····	關 楓、朱 煒	(一)
和睦家庭在春節·····	關 楓、朱 煒	(八)
新社會給女孩子們帶來了幸福·····	朱 煒、關 楓	(二三)
再也沒有人把他們看做『帶犢』孩子了·····	朱 煒	(二八)
有事全家商量，一家人就和睦了·····	傅桂初	(三三)
民主和睦的一家·····	趙 鎔	(三七)
宣傳婚姻法的模範幹部孫鳳儀·····	朱 煒、關 楓、雷 行	(三四)

貫徹執行婚姻法的模範幹部王桂英……………左誦芬（三九）

永遠和最可愛的人在一起……………郭先述（四五）

光榮的等待……………崔葆章（四九）

『永遠等着你！』……………尾莊（五三）

光榮幸福的家庭……………朱虹（五六）

崇高的愛情……………朱輝（六二）

裏所見到的姑娘，哪一次曾經比這兩個姑娘給我們更多的親切和無拘無束的感覺呢？中共魯山縣余莊鄉支部書記宋志興向我們描述過當地從前的情景，他說：『不要說姑娘了，就是做母親的婦女吧，在解放初期，見男人就跑，假若你要到她的家裏去，她就跑到屋子裏，你要到堂屋裏，她就躲到裏間去；似乎你要到裏間的話，她真會鑽到床底下去呢！』這並不是過分的說法。但是，今天從這兩個姑娘的舉止言談看來，風氣的確是變了。

姑娘們是善於隱藏她們的心事的，可是，從她們不經意時洩露出來的『秘密』中，可以看出她們選擇對象的觀點有了很大的變化。在坡寺鄉，一個婦女晚會開始以前，姑娘們聚在一起咕咕嚶嚶地比起未婚的丈夫來。這個說她的未婚夫是青年團員，那個說她的未婚夫是民兵，有的就說她的未婚夫學習好，勞動生產是模範，甚至連一次能担多少糞，一畝能鋤多少地的事都翻了出來。這事被老太婆偷聽了，老太婆也嘖嘖呱呱地談論起來。她們說：這種聚會在她們年輕時也是常有的。可是，那時她們比的是誰的婆家田地多，誰的未婚夫會做

生意。她們說：如今，姑娘們的心胸可高呢！姑娘們還會向她們宣佈過，要在工作、生產、學習上賽過男子們。這鄉一個名叫朱聰的姑娘就是一心一意要上民校，好超過她那個當鄉長的愛人。

姑娘們的心境變了，有誰還能把她們拴在一紙契約上，硬要她們愛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呢？因此，多少像賣身契約一樣的婚書被她們撕破了，成千對的戀愛結婚的新夫婦出現了。就在這個離縣城七十多里的坡寺鄉，人們傳頌着一對青年人——丁春梅和李邦的佳話。他們同住了一個院落裏，土地改革中，他們一同參加過對地主惡霸的鬥爭，在同一個民校裏念書，又同在一個鄉人民政府裏工作，愛情也就這樣地滋長起來了。李邦的母親病了，春梅捧茶燒飯地侍奉；農忙了，李邦也幫助春梅家裏耕種和收割。未過門的夫妻這樣互相幫助，真是這個山村裏開天闢地的第一遭，雖然老人們對這種現象還有些保守的看法，但心裏都默許他們將會成爲一對恩愛夫妻，就連最頑固的春梅的老爹也在去年同意了他們底婚事。

青年們的婚姻自己當家了，媒人也就不用着了。石佛寺村有一個老媒人王尙文，今年整整七十一歲了，經他說的媒，連他自己也數不清，大約在一百起以上。『成不成，三兩瓶（酒）』，不管雙方如何，只要拉成，至少能大嚼大嚙兩頓，這是他說媒的出發點。因此人們給他起一個綽號，叫做『聞香到』。一九五〇年，『聞香到』的孫子王富春結婚了，親事當然是經他的同道做的媒，又是他替他的孫子包辦的。可是，小兩口自結婚頭一天起就『反貼門神——不對臉』，孫媳一天睡到半晌午，不起床，也不做活；孫子是個青年團員，無論老人家怎樣吵叫，不僅不肯彈妻子一指頭，反而終天埋怨老頭子說：『包辦婚姻是「估布袋買貓——冒碰的」』。兩個人終天吵嚷着要離婚，老頭子雖然想極力維持殘局，但孩子們對幸福的盼望也着實喚醒了他底『良心』。一九五一年三月，老頭子終於陪同孩子們辦理離婚手續了。恰巧，法院裏同時處理着好幾起離婚案件，這使老頭子回想起自己說媒的婚事中是否也有同樣的結果，他終於默默地承受了事實的譴責。後來，孫子又戀愛結了婚，夫妻相親

相愛的景象又給他一次深刻的教育。從此，『聞香到』決心『洗手』不說媒了。

隨着婚姻自主的風氣的形成，人們對於婦女的財產權問題的看法也有了變化。盆窖村的楊秀蓮，去年七月死了丈夫，秀蓮辦理了喪事，九月間就帶着丈夫底遺產和自己底財產改嫁襄城縣一個姓馬的蓆匠。秋收時，又同新夫回來收割了三車糧食，繳了公糧，餘下的全部拉走了。如果誰要認為楊秀蓮的原夫沒有同族，或是當地羣衆原來就承認婦女的財產權和繼承權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秀蓮的原夫袁富化還有兩個哥哥，而且就在解放前，他們還併吞了他們的五嬸母的財產。今天，楊秀蓮却沒有受到任何干涉。原來，袁富化的兩個哥哥袁羣化和袁克化已經懂得婚姻法上『夫妻有互相繼承遺產的權利』的規定，並且自覺地認真執行了。

男女地位的平等，家庭的和睦，也給孩子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我們曾經訪問過住在大王莊村的一個家庭。父親趙先榮從前一無所有，很早就給人

家當長工。解放前，因為家境貧困和遭受壓迫，把他造成一個性格粗暴的人。在『男人是女人底一層天』的封建意識籠罩下，他時常把滿腔怨憤一起發洩在妻子身上。陰沉少歡的家庭生活，使他的大兒子趙建鑫心靈中無形地遭到了摧殘。趙建鑫描述當時的情景說：『我一見爹娘打架，渾身就發抖，那時一分鐘也不想在家呆，上學也沒勁！』當這個十五歲的少年和我們談話的時候，他還不時地拉拉衣襟，摸摸袖頭，顯得十分侷促。但是在婚姻法頒佈以後，特別是在一九五一年冬天魯山縣結合民主運動貫徹婚姻法的時候，這個家庭得到了改造。如今，老兩口子和睦了，他們的七歲的二兒子趙建國因為受到的摧殘較少，情緒比較活潑，見人就有說有笑了。

整個社會都關心幸福，幸福的家庭自然就接連不斷地出現了。余莊鄉河灣村張正清的一家只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一對老人和兩個兒子兩個媳婦同住，一家六口過得滋滋潤潤的。土地改革以後，他家有田產，又有了媳婦，真是福上添福，老人家心裏暢快，對媳婦也就十分照顧。兒子媳婦們都是自由戀愛結

婚的，心裏如意，幹活也都勁頭十足。去年他們加入了李志德農業生產合作社，一家六口人，四個半勞動力，前年他們收了二千斤糧食，去年光主糧就收了二千五百多斤，一家人添了二十六件新衣服，僅細布的就十六件。如今，老人家無憂無慮，只盼望抱個孫孫了。

魯山縣人民底幸福，不是輕易得來的。他們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和舊社會舊習慣不止打了千百次的仗。自從婚姻法頒佈後，兩年多來，他們反對封建婚姻制度和重男輕女的思想，一直沒有歇過氣，才爭得了這個局面。魯山縣人民懂得幸福是怎樣得來的，自然也懂得怎樣珍愛和增加這種幸福。

一九五三年三月，開封

和睦家庭在春節

關 楓、朱 煒

春天已經來到了魯山縣余莊鄉。

春節，在余莊鄉的最東端東劉莊村歡樂的人羣裏，出現了一位老人，這是徐明老漢。這天，他穿了一身新衣褲，多皺的臉上閃閃發光。徐老漢在解放前靠作木匠生活，帶着老婆孩子在董村集上串房簷居住，吃穿都是『緊打緊』。那時，大兒子邦順雖已十八九歲了，但娶媳婦的事，徐老漢連想也沒敢想。解放後，徐老漢家分了房子分了地，邦順在業餘劇團裏認識了一位姑娘叫馮玉梅，兩人戀愛後，去年正月自由結了婚。新媳婦一進門，就給全家帶來了喜氣。這年青人担糞、鋤草，裏外活一齊幹，對公婆也非常孝順，不讓老兩口早晨起得太早；作飯時，還先燒碗茶端到老人家跟前。老兩口辛苦了一輩子，現

在享了這『老來福』，心裏可真熨貼。媳婦來了這一年，因為添了人手，地種得好，糧食比往年多打了一倍多。今年過春節，徐老漢家殺了一口豬，買了二十斤白菜，還磨了一斗半小麥、一斗玉米和一斗綠豆，他說：『這可不像往年全憑豆腐過年的日子了。』老漢心裏高興，就特意請人寫了一幅讚美婚姻法的春聯貼在房門上。

在余莊鄉最西頭的萬莊村，史正德底一家人也都換上了新棉衣，這是史正德結婚十三年來的頭一次。他倆的婚姻是父母包辦的，妻子鄭秀雲一進門，史正德就嫌她長得醜陋，兩三個月沒到妻子房裏住。後來，還是老奶奶央了四五個鄰人強拉硬拖把他塞到房裏去，倒鎖了房門，才使他倆成就了夫妻。十幾年來，夫妻感情很不好，吵鬧打架就像家常飯。史正德一天到晚吵着離婚，鄭秀雲心裏也不舒服。地裏草長得埋了莊稼，老奶奶不吵，史正德也不去鋤一下。他的鞋穿得露出了腳趾頭，不吵着打着要，鄭秀雲也從不理睬。這一家人眼看就要破落了！但是，從一九五〇年下半年起，余莊鄉熱火朝天地宣傳了婚姻

法，史正德受到教育，就不再時常打罵妻子了。一九五一年，因為鄉裏發動婦女參加生產，鄭秀雲參加了勞動，他家打了五石多糧食。這使史正德受到感動，兩口子的情感，就從勞動中慢慢建立起來。去年一年，兩口子齊心生產，二十三畝地又打了十石多糧食。鄭秀雲看到有了轉機，就在春節前幾天把自己織的布拿出來，給全家每人做了一套新棉衣，並給丈夫做了一雙棉鞋。史正德也給妻子扯了一件黑洋布衫，給孩子扯了一身洋布衣服。鄭秀雲心裏高興，做活更起勁，嘴裏還時常哼着曲子。愁眉苦臉多少年的七十多歲的老奶奶，今年春節時，眉梢上也露出喜色了。

春節在余莊鄉西劉莊村的另一個家庭裏鬧得更紅火。這是全鄉人都知道的模範家庭——馮宗義和鄭桂香底家庭。他家門上貼着魯山縣人民文教館贈送的金字春聯，毛主席的彩色畫像掛在房子的正中央，各機關贈送的新年畫貼滿了四壁。穿紅着綠的人們穿梭一般地走動，這是全鄉自由戀愛結婚的三十多對新夫婦正在給他們拜節。馮宗義和鄭桂香向人們報告了他家一年來的幸福生活和

生產發展的情況，還宣讀了志願軍砲兵戰士萬扶風從朝鮮前綫寄給他們模範家庭的祝賀信。

馮宗義很早以前就有了一個妻子，名叫張侗，那是父母從小給他訂下的。馮宗義不滿意，但又怕離婚『丟醜』，因此心情鬱悶，整天遊逛，不事生產，人們都把他看成是『沒出息的人』。婚姻法頒佈後，馮宗義和張侗離了婚，又和現在的妻子鄭桂香戀愛結婚，這才開始了新的生活。馮宗義結婚以後，在生產上和以前比起來，完全是兩個人，家裏人對他的印象也一天天好起來。

春節前夕，馮宗義開了一個家庭會，總結了一九五二年的生產成績：一年來，他們收穫了八石二斗糧食、七千斤紅薯，還有許多芝蔴、花生和棉花，買了十多件新農具和各式傢具。鄭桂香和妹妹馮宗範除了學習和做雜活以外，還織了四百多尺布，給全家做了二十九件新衣服，單鞋棉鞋五十三雙。全家人都說這是生產委員爹爹馮少堂領導之功，把老爹爹樂得眼淚都流了出來。會上他們還檢查家庭財政、衛生和優待烈屬、軍屬的工作，一切都不錯；就是學習沒

搞好，學習委員二弟馮宗松受到全家人的批評。接着，大家又討論訂立了一九五三年的生產、學習、衛生和優屬工作計劃。

志願軍戰士萬扶風的來信，使馮宗義全家更加興奮鼓舞，他們又特地開了一個家庭會，大家討論着寫了回信。信上說：保證不辜負萬扶風的願望，要帶動全鄉人都建立和陸幸福的家庭，並計劃在今年再增產兩石糧食，支援抗美援朝。最後全家人都親筆簽上名字。會後，鄭桂香又單獨寫了一封信給萬扶風同志說：『如果祖國需要，我願意送馮宗義參加志願軍，和您一齊打美國鬼子。』

一九五三年二月，開封

新社會給女孩子們帶來了幸福

朱 偉、關 楓

河南省魯山縣廣大婦女參加勞動生產和社會活動後，逐漸摧毀了存在人們意識中的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魯山縣余莊鄉農民高邦敬一家的思想變化，生動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余莊鄉的人們都知道：過去每當有人問到高邦敬『你有幾個孩子？』的時候，他總回答說：『有一個！』現在，假如再有人這樣問，他會毫不猶疑地回答：『有四個！』他不再怕人們恥笑他女孩子多了。

十一年前，高邦敬的大女孩攜妮出生的時候，爺爺、奶奶就把那年因遭天旱收成不好的罪過加在她頭上，整天噉咕說：『討債鬼，生下來頭一年就把年頭「妨」壞了，乾脆扔了吧！』高邦敬自己心裏也在盤算：『生個男孩，吃不

了十年閑飯就能放牛割草，養活小妮有啥用！』家裏的人曾經幾次商議，要把她扔到山坡上去，多虧做母親的心軟，苦苦哀求丈夫和公婆，才算留下了這條小性命。

自從生下了攏妮，高邦敬的妻子在家裏人的眼裏矮了大半截。在產期裏，公婆姑嫂沒有一個人照管她。就連她自己心裏也這樣想：『初生孩子就是個「賠錢貨」，多麼丟醜啊！』她忍氣吞聲地和別人一樣吃着大鍋裏的飯菜。由於缺乏營養，奶不够吃，孩子餓得慌，整夜哭鬧。丈夫因為孩子哭鬧得不能安睡，經常打罵她。

好容易熬過了五年，攏妮母親第二次懷孕了，這次生下的是男孩。丈夫、公婆都喜得合不攏嘴。家裏準備了筵席，大家都趕來賀喜。攏妮的母親心裏像落下了一塊大石頭一樣地輕鬆。但是，攏妮却從此開始遭受着更嚴重的摧殘。那時，她只六歲，就被迫擔負着照顧弟弟的瑣碎而繁雜的勞動。照顧不好，還要受大人的斥責。後來，弟弟慢慢長大了，吃飯時，媽媽盛飯總是給弟弟稠